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四輯

第二冊

史記考證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四輯第二冊

史記考證研



集

1377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四輯

第二冊 史記考證研究論集目錄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一
——秦本紀・秦始皇本紀	施之勉	二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三七
——項羽本紀・高祖本紀	施之勉	四七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五九
——呂后・孝文・孝景本紀	施之勉	七〇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八三
——三代世家・十二諸侯年表	施之勉	一一
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	施之勉	一二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一三
——諸侯王・將相名臣年表	施之勉	一四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一五
——禮書・天官書	施之勉	一六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一七
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	施之勉	一八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九九

伯夷・管晏・老子韓非司馬穰苴・孫子吳起・伍子胥列傳

施之勉

一一一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仲尼弟子列傳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商君・蘇秦・張儀列傳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樗里子・甘茂・穰侯・白起・王翦・孟子・荀卿・孟嘗君列傳

施之勉

一三二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平原君・虞卿・魏公子・春申君・范雎・蔡澤・樂毅・廉頗・藺相如列傳

施之勉

一四四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施之勉

一五八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施之勉

一七二

韓信盧贊列傳第三十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樊酈勝淮列傳第三十五

施之勉

一八五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路市列傳第三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施之勉

一八五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鄭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施之勉

一九七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李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袁叡龜錯列傳第四十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二二一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施之勉

二二四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二二四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二三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二五四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猪吏列傳第五十九 沛鄧列傳第六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二七三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太史公自序列傳第七十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校補（一）

施之勉

二八八

五帝本紀第一 夏本紀第二 殷本紀第三 周本紀第四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校補 (二)	施之勉	三〇四
秦本紀第五 秦始皇本紀第六 項羽本紀第七 高祖本紀第八	施之勉	三〇四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校補 (三)	施之勉	三二〇
呂后本紀第九 孝文本紀第十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武本紀第十二	施之勉	三二〇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六國年表第三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施之勉	三二〇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五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施之勉	三二〇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施之勉	三二〇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施之勉	三二〇
禮書第一 樂書第二 律書第三 歷書第四 天官書第五 封禪書第六	施之勉	三二〇
河渠書第七 平準書第八	施之勉	三二〇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校補 (四)	施之勉	三三六
吳太伯世家 齊太公世家 魯周公世家	施之勉	三三六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校補 (五)	施之勉	三四九
燕召公世家第四 管蔡世家第五 陳杞世家第六 衛康叔世家第七	施之勉	三四九
宋世家第八 晉世家第九	施之勉	三四九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校補 (六)	施之勉	二六六
楚世家第十 趙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施之勉	二六六
魏世家第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齊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施之勉	二六六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校補 (七)	施之勉	三八四
孔子世家第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施之勉	三八四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校補（八）

施之勉 四〇五

伯夷列傳第一 管晏列傳第二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

張儀列傳第十 檀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施之勉 四二一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校補（九）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縢布列傳第三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韓信盧館列傳第三十三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鄒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袁盎鼴錯列傳第四十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匈奴列傳第五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太史公自傳第七十
-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校補（十） 施之勉 四三八

- 殷本紀第三 高祖本紀第八 孝文本紀第十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封禪書第六 衛康叔世家第七 宋微子世家第五 趙世家第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 讀史記秦始皇本紀 徐善同 四四一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

施之勉

秦本紀第五

按、以華氏，汾水注作以算。楊守敬曰，索隱謂光華其族，迂曲
不如鄭氏所訂。

韋昭生衛父。

考證，車上當有寃字。

按、趙世家，車上亦無寃字。

驂耳之駒。

索隱，駕駒、駢耳，山子。

按、四庫全書考證曰，索隱，駕駒、駢耳，山子，列車駕龍駒。

據穆天子傳改。

穆王以趙城封造父。

考證，今山西平陽趙城縣西南。

按、一統志，趙城縣，在山西霍州南二十五里。周為趙城，穆王

以封造父。

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

考證，秦玉綱曰，秦詩謠疏，引此，女防作女妨。人表同。

按、人表，旁皋下注，又作女防。

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鄆山之女。

正義，申侯之先，娶於鄆山。考證，周白駒曰，申侯之先人，嘗

居鄆山者之女。中井積德曰，鄆山，蓋先侯之名號。

俞樾曰，古人稱謂，或與今人不同，有以母名女者。史記秦本

紀，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驪山女。正義曰，申侯之先，娶於驪

山。按、驪山女，蓋娶於驪山所生之女，是以母名之也。

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驪適者。

按、秦詩謠疏引，路上有大字。

東公元年，以女弟驪姬為豐王妻。

考證，張文虎曰，宋本無元年以三字。

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
考證，俞樾曰，謂頤為黃帝之孫，女嬃既為頤頤苗裔，則去黃帝
遠矣，況大業又其子乎。而少典，黃帝之父也。女華為少典之子，則
與黃帝兄弟也，而謂大業得娶之乎。以五帝妃及秦妃參觀，其理殊

甚。按、五帝紀索隱，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少典氏
後代之子孫，賈逵亦謂然。然則女華，亦少典氏後代之子孫也。何得
謂女華與黃帝為兄弟，大業不得娶之乎。

乃娶之姓之五女。
集解，徐廣曰，皇甫諺云，賜之玄玉，妻以姓之五女也。考
證，朱亦林曰，禮有諸君五女之文。鄭注，言五女者，美言之也。愚
按，少女以下，記事之文。五字疑衍。集解，賜之玄玉。上文賜玄
玉，筆誤誤衍於此。

聞若璫曰，姚、舜所受姓。五女，見祭統。言五女者，美言之。
君子於王比德焉，庶他庶姓女所可稱。

考證，御覽引，無道字。
按、秦詩謠疏，元龜二百三十七引，並有道字。

帝令虞父不與腥亂。
考證，沈濤曰，御覽引作不與發亂。發，武王名也。言不與周武
之罪年。

按、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作天令虞父與發亂。

賜爾石棺，以葬氏。
考證，京陸，吉處父至忠，國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
華其操。蓋非實實。

按、景祐本黃喜夫本，並有元年以三字。

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

集解，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國大牛上生澌，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正義，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金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華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住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拔我，以參燒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其樹斷，中有一青牛，出入於豐水中。按水經注作樹斷化為牛入水。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牛襲之，入不出，故置鬼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按、今俗畫青牛碑，是○考證，大梓、豐、大特，蓋或名。

按、續漢書典服志曰：皇后祭步搖，以黃金爲山瓶，貫白珠爲枝相繩，一舟九華（晉志作爲支相繩），八舟九華。○熊、虎、赤羣、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時所謂別符六珈者。是豐大特爲六獸之一也。五萬，待、壯牛也。則大特，爲大壯牛。豐，則豐水也。○大梓，牛神，韓異傳是也。考證以大梓、豐大特爲戎名，其誤甚。

（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考證，余有丁曰：秦法自來慘刻，蓋夷狄之故俗也。

按、荀子君子篇，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則不然。刑罰恕罪，爵賞論優。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是三族之罪，起於亂世，非始於秦之慘刻之法，夷狄之故俗也。

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爲平公。

考證，古妙林，焯作清。又，始皇紀附秦記，焯作靜。

按、秦詩譜疏引，焯作清。又，始皇紀附秦記，焯作靜。
大庶長、弗忌、成臺、三父，廢太子而立子爲君。
考證，問白駒曰：大庶長、成臺，官名。弗忌、三父，人名。
按、始皇紀附秦記云：庶長、弗忌、成臺、參父，三人。又云：

三庶長伏其罪。○劉弗忌，成臺，三父，皆齊大臣長，或庶長也。○兩說詳○

德公元年，以攝三百牢祠鄭時。

考證，封禪書索隱曰：百當作白。秦君西祀少昊，牲面白。祭鄭本持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徐孚遠曰：吳子微會百牢，秦人僭侈，未必仍舊持牲之禮，百牢不爲誤也。○愚按、秦列諸侯，歷年未久，其志雖大，亦不過欲欽馬於河耳，何至僭擬天子。況以三百牢祭公廟時，用三牢，既見上文。○張森楷曰：按徐說是。此紀及封禪書漢郊祀志，固並云三百牢。著改爲白，句法不順。

梁伯芮伯朱朝。

考證，梁，嬴姓。僖六年左傳，御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其十九年亡。秦得其地以爲邑，曰少梁。文十一年，晉人取少梁，即是。

按、左傳，文公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頫。

考證，莊公十九年左傳，即惠公二年事。

按、十二諸侯年表，魯莊二十一年，秦宣公元年也。○考證誤。

三年，鄭伯執叔段于頫而入惠王。

考證，莊廿一年左傳，即惠公四年事。

按、十二諸侯年表，魯莊二十一年，秦宣公三年也。○考證誤。

以璧馬跡於虞故也。○既虧百里僕。

考證，南本、宋本，無以璧賂於虞故也。既虧百里僕十三字。

按、景祐本、黃喜夫本，並有以璧賂於虞故也。既虧百里僕十三字。通志無。

既虧百里僕，以爲秦將公夫入賂於秦。
考證，梁丘據曰：孟子言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據而去之秦，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安得被執爲屬之事。被執爲屬者，爲虞大夫井伯也。○史誤合爲一人。故于晉世家述井伯百里奚，而于此紀以百里奚

餘井佳。

按、唐世系表，周太王五世孫仲封於虞，為虞所滅。虞之公族，并伯吳廢伯姬于秦，愛邑於百里，因號百里奚。

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往人。

集解，徐廣曰，經，一作經。正義，經，地名，在沛縣。考證，

楓、三、南本，常作嘗。

按、景祐本，常作嘗。王駿說曰，沛非齊境。以經為地，誤矣。

考證篇云，經、刈木人也。書傳孔氏亦訓經為刈木穗。蓋謂乞食於庄

田刈禾之人也。

重耳赴出奔狄。

正義，重耳奔翟，夷吾奔少梁也。考證，僖四年左傳，十二月戊申，葬于新城，即穆公四年事。此書于五年，蓋依春秋經。

按、晉語，獻公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狐偃曰，大狄近晉，走之易達。乃遂之狄。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冀芮曰，不若走

梁，梁近於秦。乃遂之梁。年表，獻公二十二年，重耳奔狄。二十三年，夷吾奔梁。晉獻公二十二年，重耳奔狄。二十三年，穆公五年。二十三年，穆公六年。此書于五年，蓋據晉語文也。

晉軍奔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

考證，驚，疑當作慄。按、金樓子說舊篇引，驚，正作慄。

夷兄弟不能相救。

考證，楓、三、南本，故作救，義長。

按、列女傳，教作教。

（繆公）十八年，齊桓公卒。

考證，僖十八年春秋經，齊侯小白卒。春穆十七年事。

按、春秋經，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左氏傳，

僖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乙亥葬。年表，魯僖十七年，為秦穆二十七年也。考證非。

行日，百里奚憲叔二人哭之。

考證，楓、三、南本，日上重行字。

按、御覽三百八十三引，日上重行字。

鄭玄賈人疏高，持十二牛將賣之用。

考證，張文虎曰，持賣二字，疑衍。中升積德曰，據左傳弦高所贈十二年牛，其所賣蓋不止此。

按、金樓子說舊篇引，無販賣二字。呂氏春秋後漢篇，織勞以璧，膳以十二牛。新論明權篇，將珍璧以獻秦師。是所贈不止十二牛，尚有珍璧也。

文公夫人，秦女也。

考證，南本，文公上有晉字。

按、金樓子，文公上有晉字。道志亦有。

子其悉心忍恥母志也。

考證，雪晉刺，既也。

按、呂氏春秋不苟論，當殺之私。高誘曰，雪，除也。

遂復三人官疾如故，愈益厚之。

考證，三十三年以下，采僖三十三年左傳。

按、三十三年以下，采僖三十三年，文元年左傳。

於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

考證，外傳作內史王摩。

按、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引外傳，作內史王摩。說苑尊賢篇

作王子摩。

今由余贊。

考證，楓、三、南本，無贊字。

按、後漢書謝諤傳注引，無贊字。御覽四百一引，亦無。

乃可虧也。

考證，楓、三、南本，虧作處。

按、後漢書謝諤傳注引，虧作處。

從死者百七十七人。

考證，張文虎曰，詩秦風黃鳥賦引，百七十七人，作百七十人，與年表合。

按、渭水注引，作百七十七人，是與此合。

(獻公)十八年，雨金標陽。

正義，言而金於秦國都，明金瑞見也。

括，年來，標陽雨金，四月至八月，在十七年。謂五集，雨金於標陽，在二十年。

正義，括地志云，危門山，俗名石門，在豫州三原縣西北三十三里。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

按、石門，趙世家作石阿。林春溥曰，按、阿乃門之譌。

(孝公元年)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

考證，陳仁錫曰，一本，巴作巫。巴地屬秦，非屬楚也。

按、華陽國志，秦惠文王時，張儀貪巴道之富，因取巴。孝公初

年，巴地不屬秦也。

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

考證，呂祖謙曰，魏是時未稱王。

張森楷曰，此是史記書之。

八年，與魏戰元里。

正義，祁城，在同州澄城縣界。考證，史云元里，正義注祁城，

何也，文亦與上文杜平注同。

按、通鑑，秦敗魏師於元里。胡注，史記正義曰，元里，亦在同

州澄城縣界。

扶，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考證，古妙本，反下無而卒二字。吳春熙曰，宋板亦無。

(惠文君)四年，秦魏爲王。

(惠文王後十年)伐取義渠二十五城。

考證，表在十一年。

接、後漢書西羌傳，秦伐義渠，取涇二十五城。注，涇，縣名，屬西河郡。

走。

考證，梁玉璣曰，其將犀首走五字，當在降之句下。犀首，魏

官，即公孫衍，與韓無涉。故錢表及魏世家云，走犀首岸門。

林春溥曰，按、犀首魏將，而岸門之戰，與魏無涉。考錢表，犀首與田需不善，乃與田嬰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而蘇代

說魏王，亦有行將右韓而左魏之語。疑是時已在韓矣。

公子通封於蜀。

集解，徐陵曰，是歲，王報元年。索隱，華陽國志曰，報王元

年，秦王封通國爲蜀侯，以陳莊爲相。徐廣所云，亦據國志而言之。

考證，中井積德曰，通之封，蓋受采於蜀地耳，非爲蜀侯也。華陽國志蓋誤。

按、張儀傳云，定蜀，敗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本紀云，公子通封於蜀，以陳莊爲相。是明以公子通爲蜀侯，而使陳莊相之也。國志不學。中說非。

燕君讓其臣子之。

考證，事在後九年。此誤書于後十一年。

按、燕襄王嗜五年，君讓其臣子之國。七年，君嗜及相子之皆死。王嗜五年，秦惠王九年。君嗜七年，秦惠後十一年。燕襄王分紀之。

秦紀當于後十一年，是終說之耳，並不誤也。

蜀相壯殺蜀侯來降。

考證，愚按、張儀傳及秦秦云，司馬錯定蜀，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據此，則是紀所云蜀相壯，即陳莊。其所殺蜀侯，非蜀

王，則蜀王子，非秦所封公子通也。

按、蜀王本紀，張儀伐蜀，蜀王聞戰不勝，爲儀所滅。華陽國志，張儀司馬錯等伐蜀，蜀王拒之，敗績，爲秦軍所害。其太子死於白虎山。聞吳氏遂亡。是蜀王及太子皆敗死，而國亦亡也。考證以所

殺蜀侯。非蜀王，即蜀王子，其說甚。

子武王立。

考證，秦記作涇武。

按、下文作涇武。法言潤寡篇亦作涇武。世本，又作武烈，見始皇紀附秦紀索隱。

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寬周室，死不恨矣。

考證，安井衡曰，車通三川者，欲容車之廣，通三川之路也，不必廣。愚按、三川，伊水洛水河水也。

亦作容。秦紀，寡人欲容車通三川，謂欲用車也。高誘秦策下兵三川注，三川，宜陽

也。據甘茂傳，甘茂欲宣陽，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則三川，即宜陽也。

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

考證，即樗里疾。

（三年）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連，皆誅。

考證，古鈔本，無侯字。通體亦無。

及通志，亦無侯字。

集解，徐廣曰，避諱於楚者。考證，胡三省曰，惠文后，昭王嫡母也。死于正命曰良死。

括、續侯傳，武王母，號曰惠文后。索隱，紀年，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

五年，魏王來朝應亭。

集解，徐廣曰，魏世家云，會臨晉。考證，梁玉繩曰，應亭，臨晉之誤。年表魏世家可證。

括、紀要，臨晉城，在陝西同州府朝邑縣西南二里。本晉邑，後屬秦。亦曰應亭。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即臨晉也。秦取其地，嘗築高臺以臨晉國，因名之。

六年，蜀侯煥反。

索隱，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渾為蜀侯。蜀侯祭，歸胙于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送。王大怒，使同馬錯賜斧劍。此渾不同也。考證，

蜀侯煥，故非秦公子也，蓋前蜀侯子弟。華陽國志，不足據也。考證，

按、考證前以陳杜所載蜀侯，為蜀王或蜀王子。今又以蜀侯煥為前蜀侯子弟，皆失之。

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

考證，韓本考證云，年表及田完世家，薛文相秦，在秦昭八年。

正義，蓋中山，此時屬趙，故云五國也。年表云，秦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

顏觀光曰，秦本紀，昭襄王九年，孟嘗君來相秦。表在齊湣王二年。

十五，當秦昭王八年。田完世家同。紀用秦正，表世家用周正。

十一年，齊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

戰，表所云三國攻秦者，六國矣。孟嘗傳同，乃此增趙宋中山為五國，一也。攻秦臨函谷關，表所云入函谷者，韓魏田完世家孟嘗傳

同。乃此謂至鹽氏，二也。秦和三國，以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表所云三城譖于三國者。乃此及表不言齊，田完世家亦不

言與我齊城，反戰與韓河外，又不及魏。三也。武遂封陵在河外，故

三國世家俱稱河外。表作河東。此作河北。蓋自秦言之曰東，自三

言之曰北，而統言之曰河外，而此以為河北封陵。四也。是後在秦昭

九年，乃此書于十一年。五也。又伐秦譖和，奉一時事，而表與各世家分伐秦，在秦昭九年，譖和在十一年，尤誤。大事記糾之矣。後本

文是六年，亦一誤也。

按、東周策，謂用最曰，仇耕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

國。鮑彪曰，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

時，秦敗之，反為所敗也。吳師道曰，哀，當作襄。林春溥曰，即前

年函谷之戰。三國，齊韓魏也。表又云，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林氏又曰，東方，即三國。此即蓋

按、成陽君，秦趙韓均有之。秦襄云，秦太后爲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趙襄云，秦王內難眠於齊，內成陽君於韓。韓襄云，韓珉相處，令更逐公卿賢，大悲於周之留成陽君。

秦以垣爲蒲坂。

索隱，爲，當爲易，蓋字脫也。考證，索隱是。

洪頤煊曰，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正義，前秦取蒲坂，復以蒲坂與魏，魏以爲垣。今又取魏垣，復予之。復秦爲蒲坂，皮氏。爲，非易字之譌。

考證，館本考證云。

十六年已封公子市完矣。此復封涇陽君。疑有一誤。

張森楷曰，此非誤也，蓋兩人分食之。如陳仲子兄叔，蓋叔萬鍾，而王驩亦爲蓋大夫之類。抑或市死別封耳。凌稚隆集玉繩皆謂此爲復出，亟未確。

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考證，凌稚隆曰，古史河東上有取字。愚按，河東本魏地，前年入秦，故分爲九縣也。本文省道。

按、此謂蒙武伐取齊河東九縣也。齊襄及田完世家云，湣王三十九年，（據紀年，湣王十六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齊滑三十九年，秦昭二十二年也。考證非。

考證，凌稚隆曰，古史河東上有取字。愚按，河東本魏地，前年入秦，故分爲九縣也。本文省道。

考證，梁玉繩曰，秦襄公伐燕，燕使太子諸毅於楚。楚

王使景陽救之。夫楚方敗燕，不復援燕之事。而伐燕，是

復相，當有脫文。說詳於十六年。

按、十六年免，十九年復相。二十四年免。二十六年復相。說見上。

三十五年，佐韓魏伐燕。考證，梁玉繩曰，國策，秦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諸毅於楚。楚

王使景陽救之。夫楚方敗燕，不復援燕之事。而伐燕，是

復相，非韓魏楚。此與然世家同誤。

按、韓世家，桓惠王元年，伐燕。魏襄，安釐王五年，擊燕。楚

王使景陽救之。夫楚方敗燕，不復援燕之事。而伐燕，是

復相，非韓魏楚。此與然世家同誤。

按、韓世家，昭王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六國表亦載之。

世家，史記魏世家，昭王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然世家，項襄王二十七年，楚頃襄二十七年，燕惠七年。秦昭五六年，楚頃襄五年，楚頃襄二十七年，燕惠七年。秦昭之三十五年也。韓楚燕世家及魏表所載，應與秦紀合。國策

秦韓魏伐燕，當是別一事。鮑彪七言，書韓魏楚共伐燕，他

集解引地理志，汝南之安城。正義，汝南，在汝陽縣東南七十一里。

韓魏伐燕。韓桓惠元年，魏安釐五年，楚頃襄二十七年，燕惠七年，秦昭之三十五年也。韓楚燕世家及魏表所載，應與秦紀合。國策

秦韓魏伐燕，當是別一事。鮑彪七言，書韓魏楚共伐燕，他

集解引地理志，汝南之安城。正義，汝南，在汝陽縣東南七十一里。

按、史記秦兵到大梁云。汝南在南數百里，既非秦往大梁所經，且

是時汝南屬楚，其地亦非魏有也。集解正義，並誤。

二十四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然趙救之，秦軍去。

考證，梁玉繩曰，是年爲燕昭王二十九年，趙惠文王十六年。昭新破齊，方圖冀即墨未下，何暇出兵救魏。而趙時爲秦之細（？），自守不足，又何敢出一旅，爲魏抗秦。此之不實，了然可知。

按、魏襄，秦將伐魏，魏王疵見孟嘗君曰，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大顯借兵以救魏。

趙王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爲起兵八萬，車二百乘。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吳師道曰，此事實魏昭王十三年。秦紀，秦昭二十四年，燕趙之兵。吳師道曰，此事實魏昭王十三年。秦紀，秦昭二十四年，燕趙之兵。秦軍，至大梁，燕趙敗之，秦軍去。吳說是也。夫然，戰勝之國，樂殺之，至大梁，燕趙敗之，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苦即墨未服耳，何以不能出兵救魏也。趙惠文王時，有廉頗藺相如二人在，秦不敢加兵於趙。何以趙不敗出一旅，爲魏抗秦也。秦說皆失其實矣。

二十六年，魏伐韓。考證，十六年云再免，其後不言再復相。二十六年，惠云，魏再復相，當有脫文。說詳於十六年。

按、十六年免，十九年復相。二十四年免。二十六年復相。說見上。

三十五年，佐韓魏伐燕。考證，梁玉繩曰，國策，秦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諸毅於楚。楚

王使景陽救之。夫楚方敗燕，不復援燕之事。而伐燕，是

復相，非韓魏楚。此與然世家同誤。

按、韓世家，桓惠王元年，伐燕。魏襄，安釐王五年，擊燕。楚

王使景陽救之。夫楚方敗燕，不復援燕之事。而伐燕，是

復相，非韓魏楚。此與然世家同誤。

按、韓世家，昭王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六國表亦載之。

世家，史記魏世家，昭王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然世家，項襄王二十七年，楚頃襄二十七年，燕惠七年。秦昭五六年，楚頃襄五年，楚頃襄二十七年，燕惠七年。秦昭之三十五年也。韓楚燕世家及魏表所載，應與秦紀合。國策

秦韓魏伐燕，當是別一事。鮑彪七言，書韓魏楚共伐燕，他

集解引地理志，汝南之安城。正義，汝南，在汝陽縣東南七十一里。

韓魏伐燕。韓桓惠元年，魏安釐五年，楚頃襄二十七年，燕惠七年，秦昭之三十五年也。韓楚燕世家及魏表所載，應與秦紀合。國策

秦韓魏伐燕，當是別一事。鮑彪七言，書韓魏楚共伐燕，他

集解引地理志，汝南之安城。正義，汝南，在汝陽縣東南七十一里。

按、史記秦兵到大梁云。汝南在南數百里，既非秦往大梁所經，且

是時汝南屬楚，其地亦非魏有也。集解正義，並誤。

二十四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然趙救之，秦軍去。

三十六年，客卿竇攻韓，取朝、毒。子驥侯。

考證，秦五歲曰，年表及田完世家，皆三十七年。此與驥侯傳在前一年。

按、范增傳，亦在前一年，即在三十六年。

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驥侯出之

考證，古妙、南本，十月作七月。此本謬。

驥侯出之陶。是以十月為歲首也。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

魏世宗，安釐王十一年。無是謂魏王曰，太后，母也，而以憂死。是

知昭襄王四十二年之十月，正在安釐王之十一年矣。紀用秦正，世家用夏正也。

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考證，韓本考證云，白起傳，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酈城，拔

五城。韓世家，惠王九年，秦拔我涇城滻旁。

接、范增傳，亦云，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陰，拔之。

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

考證，錢大昕曰，南郡，六國表作南陽。考江陵之南郡，楚地，皆

非韓地，當以南陽為是。但昭十六年，拔韓宛城。又魏冉封驥侯，皆

南陽郡地。是南陽屬秦已久，至昭王三十五年置南陽郡，何以四十四

年又取南陽。蓋戰國時大郡，或領十數城，非一時所能盡拔。秦雖置

南陽郡，而未全有其地，至此始悉取之。愚按、白起傳亦作南陽。

接、錢說非也。六國表，秦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取南陽。集

解，徐廣曰，一作郡。白起傳，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

絕之。集解，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是秦所攻取韓之南

郡，即六國表白起傳之南陽，徐廣所謂河內修武者，是也。又六國表，韓惠王太行。韓世家，桓惠王十年，秦擊於太

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韓惠王四年也。合白起傳以考之，則今年秦攻韓所取者，定爲河內之南陽，決非三十五年所置之南陽郡矣。

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後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萬軍盡殺之。

考證，秦五歲曰，事在四十五年，趙東白起傳可證。此因說長平事，而並書於四十七年，非也。

接、呂氏春秋應言爲云，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後決。故白起

傳在昭四五、四六、四七、三年。趙衰在孝成王五六兩年。

趙孝成五年六年，秦昭之四十六年四十七年也。此書於四十七年，是終說之耳。

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

考證，長平，河南陳州西華縣。

接、一統志，長平故城，在山西澤州府高平縣西。戰國趙邑。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七年，使武安君白起，大破趙於長平。又，長

平故城，在河南陳州府西華縣東北十八里。本魏地。戰國策，魏芒卯曰，秦王欲魏長平。史記，秦始皇六年，蒙驁攻魏長平。考證以驁長

平當趙長平，學者。

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翦

將伐趙。武安君復守上黨。司馬法北定太原，萬有韓上黨。正

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

考證，張文虎曰，上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後書九月。此年先書

十月，後書正月。大事記古文尚書疏謬謂秦先世已嘗改十月爲歲首，是也。自此年以後，復用夏正，故下文書其十月云云，遂不以爲歲

首。而四十九年，先書正月，後書其十月，大明明白。秦五歲高延，乃以四十二年之十月，爲七月之歲，四十八年之十月爲正月，考之未審矣。

愚按、四十二年之十月，爲七月之歲，古妙本可證。姚萐穀鶯

筆記，亦以十月，正月，其十月爲偶歲，張氏考之未審也。

接、本紀，四十二年之十月，不謬。說見上。白起傳，四十八

年，先書十月，次書正月，後書其九月。則紀四十八年之十月，當

是其九月之謬。紀四十九年之其十月，亦謬。紀五十年，先書十月，

次書十二月，次書二月，則五十年仍用十月爲歲首，安見四十八後用夏正乎。呂不韋春秋序紀，亦書合諸侯，制百辟，爲秦歲更朔日，